

張序

(上序二篇依收到先後排印)

自來作佛道論衡者，非膚淺庸陋，搔癢不著，即成見先入，各執一偏。愚讀健民先生《中黃督脊辨》，不特深入根源，揭露本真，遠離淺偏之失，而且隨破隨立，將無上密宗整個修證之理法和盤托出，如日麗中天，光芒萬丈，俾學人歧途可免，依修有資。將來密乘大興，已兆此矣！天語曰「經」，豈虛語哉！

上自幼歲多病，既乏齊物樂天之智，常汲於死生之域，因之曾遍參丹經，歷訪高哲，冀得延命固形；後來轉入密乘，一面深悟過去所見之陋，一面更驚佛法內容之深，但於兩家異同之處，仍覺饒有趣味。貝馬補達上師曾云：「世界宗教，首佛次道。凡學道者，若得真傳正授，修至相當時候，一經佛法融化，立證菩提，有不可以輕視者。」攷我祖蓮華生大士，爲密乘法王，其生平於外道諸法，無不參學（見《應化史略》），不特無礙於佛法，而且益增其證德；蓋能配無上之正見者，任學何種方法，俱是醍醐，

所謂「正人行邪法，邪法悉歸正」也。今健民先生亦以密乘大德，遍閱丹書，辨析幽隱，用以指引徬徨，嘉惠後學，與蓮師願行如出一轍，夫豈迂拘之流與發心不普者，所可同日而語耶？此^上所以讀辨之後，歡喜踴躍，頂禮百拜，不勝爲無量衆生稱慶幸也。

^上學淺行稚，尤其關於無上密宗之精蘊，若與健民先生相比，燭火與日月之喻，猶覺過高也；但於願行方面，與先生有多少相合處，故^上立學佛十願之三，即曰：「昔學道家法，由之入佛密，是必有因緣，飲水當思源；願取外道法，匯成方便海，集思而廣益，唯去其執著。終希轉度之，盡入於佛智。」並且本此志願，曾輯《丹訣發祕》、《上乘修養法》、《氣功祕訣海》、《胎息經箋疏》、《仙道曼談》、《仙道初基》、《指玄集正續》、《方便要義》等諸作，不過俱係不成熟之作品，僅爲一己之方便研究而纂，固毫無著作問世之意也。今因先生既已將道、佛根本論據，比較抉擇，故^愚願將個人三十餘年來，對於道家研究之所得，略抒所見如後，以補先生此辨所未論及者。

一、丹經及派別

道藏經典分三洞四輔，號稱五千餘卷，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八，俱係模仿佛經偽造，或粗收雜取，濫竽充數，不足以爲修證之資。《靈寶畢法》、《鍾呂傳道集》等，皆不可信。《黃庭》雖是道家古籍，然修法不明，後世道流已不甚重視。現在道家中，眞眞講求修證者，其主要依據之書籍：在南宗，惟是《參同契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入藥鏡》、《呂祖詩詞》、《悟眞篇》、《三丰玄要篇》與《金丹眞傳》爲主；在北宗，則以伍沖虛所作之《天仙正理》、《丹道九篇》、《仙佛合宗》，及柳華陽之《金仙證論》、《慧命經》爲主。南宗始於宋之張紫陽，特重命功，推尊同類陰陽，確與伯陽、呂祖之學爲一脈。北宗始於金之王重陽，較重性功，顯受佛法影響，但於同類陰陽之法，則似有微辭。

陸潛虛（明人）著《方壺外史叢書》（內中除《玄膚論》、《金丹就正篇》、《大旨圖》、《七破論》爲自著外，其餘十一種皆係道家要籍之註疏）是爲東派；李涵虛（清人）著《道竅談》、《三車祕旨》、《九層煉心》及《道德》、《黃庭》、《陰符》等註，是爲西

派，亦甚重要。但其內容，則顯係南北二派之折衷學說。

又清代乾、嘉年間之閔一得先生，本爲北宗龍門派之第十一傳，然其學則淹有衆長，不特對北宗功法，多有進一步之闡揚，而且兼學佛密之咒道（其所著《古書隱樓藏書》數十種中，有《持世陀羅尼經》，自言乃係受自元時由印入中之高僧野怛婆闍，斯時僧已五百有餘歲矣），不過不深入耳。故閱書在研究道家之後世學說中，頗爲重要。

二、仙之理趣

道家修證目的在成神仙，仙之種類甚多，但南、北、東、西四派之所謂仙，只有人、地與天之三，並且是等級差異，而修持次第，則一貫相承。依龍虎丹法而言（註一），由築基、得藥、結丹、煉己、還丹、溫養、脫胎、乳哺、化形、一步接一步，絲毫不能逾越。築基既成、則氣血充盈，馬陰藏相，最少可延年六十；再能得藥結丹，則有三百歲以上之遐齡，是爲人仙。由人仙而煉己還丹溫養，是爲地仙，此時已能飛空走霧、不飢不渴、寒暑不侵、長生不死，不過陽神未出，於刀兵水火之災仍不能

自在耳。由地仙而脫胎以至化形，是爲天仙。脫胎者，陽神已出，乳哺功熟，可以來去無礙，坐在立亡，但形未化氣，未臻究竟。若達化形境界，則色身已化，質礙不存，可以步日月無影（註二），入金石無礙，隱顯莫測，變化無窮，方是圓滿之天仙。

三、修證方法

道家修證方法，約有左列之數者：

（一）清淨丹法 此法純依一己下手，調息入定，以俟陽生，日積月累，開關展竅，然後於虛空中盜奪採取，以了大事。此是北派正傳。

（二）彼家丹法 入手亦是鍊氣通關，但方法與北宗不盡相同。關通氣靈，煨爐、鑄劍、採藥、結丹等事，皆假同類之虎爲之；此中又有兩派不同（註三）：一是有益於己，無損於人；另一則是雙修雙成，人已兩利。但以前者爲較普遍。

（三）龍虎丹法 從頭到尾，龍虎并用，火藥俱全（龍爲火，虎是藥），此是南宗正傳。舉凡築基、得藥，以至煉己、還丹，功法雖步步不同；但始終皆

由身外之龍虎運用，修丹者只坐享其成而已。古稱金鼎火符之道，以及百二十歲皆可還丹，乃是專指此法而言。

清淨丹法好比直流電，彼家丹法有如交流電，龍虎丹法則係集中多個電廠之電力，而歸於一途者，故其見功之速與收效之大，當然遠遠超過於前之二種。

此外尚有外丹一法，中分地、天兩元，爐火黃白，煉賤金屬爲貴金屬，用以接濟丹財，兼作天元之預備，是爲地元。以地元煉成之黃金，鑄造神室，再採日月之精華，烹煎九載，煉成神丹，功達出陽神後餌而服之，則形化爲氣，與神俱妙，是爲天元。

四、道密異同

道家修證之大概，上已述竟。今再就道、密兩家之異同一比較之。

道家與密宗外表上最有相似之點，厥爲即生即身成就之思想。但密宗許有中陰後生之成就，而在道家之南宗則有幾乎完全不允許者，此是身執見兼斷見。

道家化形之說，所謂聚則成形，散則成氣，形神俱妙等，與密宗之光蘊身頗有相似之處；但其修證方法，除天元大藥而外，尚有金光化形與玄珠化形之說。前屬北派法，後爲南派法，皆需至已出陽神之後，始可爲之，此與密宗有別者。

彼家丹法之煨爐鑄劍，專修降持提固，外貌上與密法幾乎完全一致，但無散法，並且本尊身不同，脈輪不同，目的不同，菩提心與中觀見更無論矣。先生所破，^愚亦無可爲道家辯護也。

道家一己修持，只是依氣入定之一訣，並且止多觀少，定多慧少，此爲無可諱言者。其積陽生藥，雖可云是明點，然在密宗四種明點中，只可算物質明點及風明點之微細者也；不可直指爲智慧明點。初通任督後開黃道，雖可說是脈輪，於先生所謂中脈得名諸點各條件，亦殊大異。但彼俱是依氣修定，虛極靜篤之後，自然呈現，亦非先有一定之觀修。

道家授受既慎且祕，甚至數世一傳，故傳承系統極爲隱晦不明；修證成功之後，究竟事業若何？歸結如何？亦始終無明確可靠之指示或記載。

五、結論

總之，道家各種修證方法，雖有部分與密乘有相似之處，然亦僅相似而已，決不能等量齊觀也。其詳已見先生辨中。不過於強健色身，確有作用。尤其龍虎丹法，即其初步築基之功，真能卻病醫老，返魂續命。蓋人身由父精母血構成，既衰論補，不特礦植無靈，即知用虎而遺龍，亦僅有母無父，只能補足一體之半，不能接續完全之命，此理甚明。然試問目前道流淺行者無論矣，即一般所謂巨子宿學，若非曾經明眼人指破陰陽門戶（註四），雖將丹書橫流倒背，亦不知真陰真陽究爲何事何物也，何況丹經皆是比喻象言，迷離恍惚，事理縱已得悉，功法惟待師授。故云：「饒君智慧過顏閔，不遇真師莫強猜，只緣丹書無口訣，教君何處結靈胎。」

愚意學習密乘氣功之年齡已過，稟賦不強者，若知龍虎築基之法，大有補益，此是道家之特長。不過以佛密之精蘊處衡之，則終是有爲技倆，世間勝法；更若停滯於長生，迷昧於解脫，則傳大士所云：「饒經八萬劫，終是落空亡。」其此之謂歟！

忠縣後學 張義上謹序

一九五七年古九月廿五日

註一：在清淨丹法與彼家丹法中，亦各有其綱領，節次與此不盡相同

註二：閱一得曰：「先師太虛翁曰：『道成退舉之際，純是先天氣凝之身，所服衣履，悉屬氣化，是故日中行立而無影。』吾嘗三遇泥丸翁（乃太虛之師，姓李，俗呼李八百，以歲已八百故），以叩之，答曰：『汝猶昧夫還返之非妄。』余疑思問，蒙爲一手取余巾，一手自擎戴帽，囑余俯察，惟見巾影，巾外一無所有，余方驚異，復蒙以帽戴余頭，而以余巾自戴，亦惟察見余巾而余頭影無帽云。」

註三：若算泥水丹法，則有三派。但泥水丹法，有益於己，有損於人，乃正宗道家之所唾棄者，故不列入。又百分之九十七八（連道宗人在內），以爲陰陽龍虎，人須人度，即是此事，殊知非是。

註四：按龍爲火爲童男，虎爲藥爲童女，此是丹家實事，過去書上，從無人敢明言者。凡知此者，是爲已開陰陽之門，必是曾遇道家明人之指示者。依此而讀正宗丹書，方有入門處，非易事也。愚今斗膽於此筆泄，亦效先生之發大心，欲人人有成耳，閱者審之，更祈道宗護法諒之。

作者附識

右序大部分介紹道家流派與重要修法，甚爲扼要，爲一般道家丹書所少見，諒爲讀者所樂聞。至本辨專就中、黃、督、脊四法辨別異同，其直接相關之身見，亦勢必論及。此外，二家之教義、宗派，及有系統之整個修法，皆未述及，以非本辨範圍內事，識者諒之。

劉序

陳先生此辨題材範圍窄小，然涉及道教、印度教（婆羅門）、孔子教。其中孔子教在中國無大影響；道家在歷史上早已與佛教屢起爭論；印度教藉英文翻譯方便，漸次侵入海外華僑及中國東南沿海各省，亦勢必開展其與密宗相混雜的陣線。陳先生因為嚴守題材範圍，除對與中、黃、督、脊四法有關之身見，有所論列外，其餘道家及印度教哈札瑜伽、軍荼利瑜伽之本源及流派，與夫其重要修持之訣要，皆與佛教密宗同樣地未曾述及。因此，陳先生請馮公夏先生作一篇序，并介紹印度教軍荼利瑜伽大要；請張義上先生作一篇序，并介紹道家重要派別與要訣，以補此辨題材窄小、主旨太專門化之缺憾。

馮先生英文擅長，學識豐富，內明二酉，外典五車。前年，佛二千五百次瑞誕，代表香港出席國際紀念大會，又在印度採購印度教與密宗相關

之典籍，埋頭研究，可以代表漢地東南沿海各省及海外華僑佛教徒，陳先生請他作序，不是偶然的。現在印度教在歐、美各國，大有爭取佛教領導全球宗教之趨勢，陳先生有意用英文寫一篇〈印度教軍荼利瑜伽與佛教密宗辨微〉，完全把文佛昇華婆羅門軍荼利瑜伽之本旨宣露。中國將來密教重興，英文典籍及其譯述，也必大為流佈。近來香港張性人先生譯有《軍荼利瑜伽》一書，即係彼教典籍，其中所用名詞，張先生已明明聲明借用法身、拙火等密宗名詞。此後中國內地之密宗與印度教，更易出生魚目混珠之流弊。故陳先生此辨，實為一劃時代的著述，對於未來印度教軍荼利瑜伽之混雜，有預防的功能。

張義上先生研究道藏多年，親身侍師入室，實見龍虎要訣修法，對於道家著述已經不少。其後又學密宗，并發願以密法度道家衆生，在漢地西北各省兼學道家的佛教徒中，是一個特出奇才。看他介紹道家流派與其要訣，勝過讀彼道藏而不得要領者萬倍。自從密宗無上續雙運法傳出，大衆每易轉入道家，所以陳先生請他做序，并介紹道家，三家相見，體外龍虎

要訣，也不是輕易的一回事。

我呢，陳先生說：「你的序是最後之序，也是序中之序。」因為曾看過他們二位的序，所以要我也做一篇代表佛教密宗的意見，因此我先寫了這一段三序因緣。

我要說明的分作兩段：第一段說明陳先生此辨在歷史上是一篇劃時代的、重要性的著述的理由；第二段說明我對前二序介紹印度教及道教的觀感。

在歷史上，印度教哈札瑜伽派中之軍荼利瑜伽，以前并未介紹到中國。四《吠陀》典只有個名詞，并未曾全部譯出。所以密宗與印度教之軍荼利瑜伽之差別或混亂，在中國是未來的重要的一件事，在歐、美則早已有著使人難於分辨的混亂狀態。但是道家在中國歷史上，早已與佛家發生爭端，紀錄也很多，我們可從下面幾件史料中，取得佛教勝利的信心。

(一)最初漢明帝迎摩騰來時，四岳十八山道士衆，請求角試，結果東壇所陳《靈寶真文》、《太上玉訣》、《三元符籙》及茅成子、許成子、黃子、老

子二十七家子書，百三十五卷，悉被火化；道士衆原有飛昇神力，一時頓失，南岳道士費叔才當場氣死。西壇所陳佛經不受火化，直上虛空，放大光明，旋環如大傘蓋，映蔽日月，摩騰飛昇虛空，坐臥天上，廣現神變，天樂動人，道士衆六百二十八人，一時出家皈依佛。

(二)其後三國，吳主問三教優劣，闕澤答曰：「孔老二教，法天制用，不敢違天；諸佛設教，天龍奉行，不敢違佛。」便一言中肯了。

(三)魏世祖輕信崔浩妄言，兼信道術，乃發惡瘡，得遇慧始和尚，才知錯誤，把崔浩灌尿生埋，連姻親門族都被誅盡。

(四)魏明帝初登極時，便召佛道對論。先後姜斌所引《老子化胡經》、《老子開天經》，被佛家駁斥，明帝令加姜斌極刑，還是佛家慈悲，被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諫阻，才免一死，配徙馬邑。

(五)梁高祖蕭衍先事黃老，後皈依佛門，御筆親自下詔，有「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，不樂黃老暫得生天。」其志趣可知了。

(六)隋文帝下詔，廣佈天下，說明烏谷靈宮，佛老同座，老君獨被天火

焚去。詔中有所謂「霹靂老君，身首各去，而佛靈相，儼然無損。」道家以天部之法擅長，可以呼風喚雷，而結果如此，吾輩後人可不猛省嗎？

(七)唐朝以姓李的關係，宗族觀念不能捨，雖有老先佛後之制度，然實際上推廣佛法，不遺餘力。火焚《三皇經》，亦能本大義。有唐一代，佛法最爲興盛。

以上所舉，但屬中央權力所致，其間單就著述家辨論文字而言，亦復不少。出家衆如：道安《二教論》、法琳《破邪論》、復禮《辨惑論》、玄嶷《甄正論》、祥邁《辨僞錄》、師子比丘《析疑論》；在家衆如曹建《辨道論》、孫盛《老聃非大賢論》、劉勰《滅惑論》、謝鎮之、朱昭之、朱廣之都有《夷夏論》，他們的著作，都是以顯教作根據，或是考古式的論佛老時代先後，或是封建式的論佛老外中，或是各徵文佛、老子神異互相比較，或是根據儒家正理以破道家異端，或是依照佛教勝義以破道家邪見，都是有關正理，無關修行。至若陛下對論，靜泰與李榮竟有所謂連腳之嘲，當著九五之尊互相戲謔，大似婦孺勃谿，不成體統。

於今陳先生具有密宗無上瑜伽三慧修養，就中、督異同，辨身見存否，直接對二家修證上痛下針砭，無論佛家、道家都不能不信服；所以此辨是中國有佛道辯談歷史以來，空前的、切實的、劃時代的、切中肯綮的著述。假令古代作家復活，也必同聲稱歎了。這是我第一段要說的話。

至若我對前二序介紹印度教與道家之觀感呢，我以為印度教雖其依據之婆羅門教在佛教之先，然其本身之發展，卻在佛教之後；他一面繼承《吠陀》典神我的說法，一面又竊取佛教空性之理論，所以最不易看出他與密宗的差別。同時又因為印度被英人管理多年，英文文學早已取得梵文原有的國文地位，印度英文譯述作家，多於中國之譯佛教者，而歐、美各國遊歷探訪佛教者，去印度比去西藏為多，因此印人譯述，多能迎合歐、美人心理，而歐、美人探訪，亦多誤認佛為婆羅門信徒，對於文佛昇華軍荼利瑜伽以為密宗各點，看不明白，我們只有希望陳先生英文辨微一書早日完成。

至若馮先生序中所介紹印度教重要部分，即是軍荼利瑜伽所述粗、細

各身，欲界天身、色界天身、無色界天身，如何生，如何滅，甚詳，此固生天中事，非佛教所重。佛法中或說法、報、化三身，或說五身、六身，乃至十身，如《華嚴》融三世間十佛身，《探玄記》十個量等身等說，都就佛果位說。婆羅門就梵天身說，自是兩教不同處。佛對於天身，惟說明其十善得生之因，及生已所受之福果而已，非全不說耳。且彼教既明明說出歸返無色界細微身，又隨業墮落，則已十足說明梵天身並非究竟果位，讀者從此也可知道二教優劣了。

關於張先生介紹道家龍虎之法，縱有培補身體之特效，然其擇鼎配合，亦非易事，普通行人不易辦到。然而在密法中，長壽之法甚多收效，古例更不少。如龍樹三百歲，龍智七百歲，如今虛老一百二十歲還十分健康，他并未用龍虎配合，卻依佛法慈悲心、菩提心，及禪宗大定，已得如此高壽。且此種佛法長壽條件，無分貧富，皆能辦到；道家體外龍虎條件，則非有錢有勢的人不易辦到，又何必捨己之田，耘人之田呢？

然而西北各省密宗行人，易被道家吸收者，以密宗前行次第各種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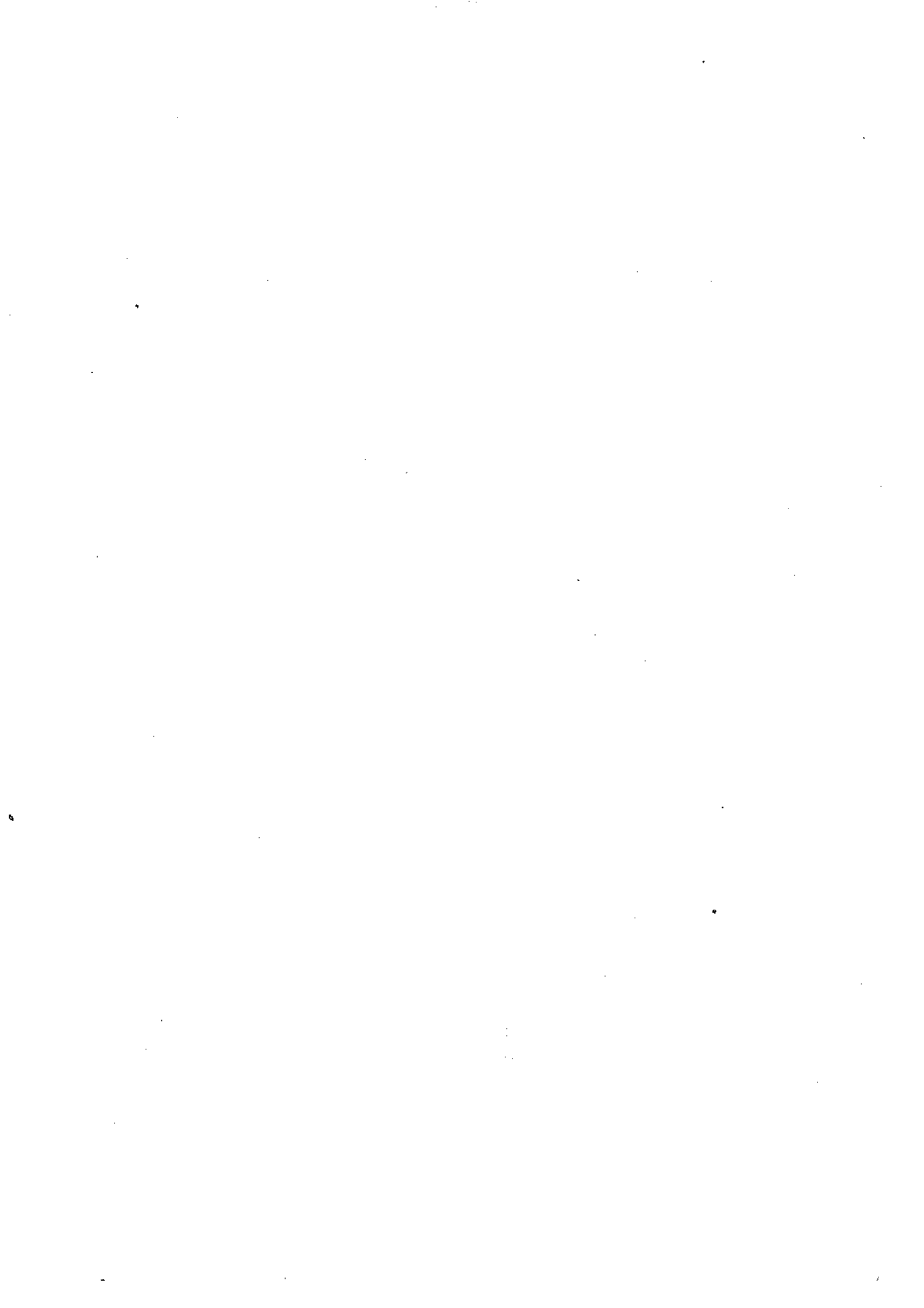
持，如出離心、菩提心、中觀見，頗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辦到；所以貪圖苟簡的人，便向道家學習一些易於健身的訣要，完全是一種偷巧心理。東南沿海各省，及海外華僑，吸收英文印度教典籍，機會甚多。一般貪多務得，博文而不約禮之密宗行人，以爲印度教典也有不少密法方便，對於文佛昇華後之密法，反認爲不現代化，是一種貪求心理；這種趨勢，將隨印度教英文典籍翻成中文之推行力，而成正比例的展開。所以我奉勸讀者加強信心，當知文佛決不是一個叛教徒，婆羅門如果當時已有即身成佛之法，佛決不會別成一個法統，博得一個佛祖虛名。我們如果對於印度教與密法不能分別時，只好多聞闕疑，慎行其餘，不可學歐、美人士，作一個騎牆的信徒。

至於道家，除卻上面歷史的事實，可以增強我們的信心外，我請讀者回憶一下周武之變，我們的爲法犧牲的靜謐法師，他割切他的肉體，片片擺在巖石上，又抽出他的腸子，條條懸在松林上，流出他的血，滴滴灑在山路上，最後他想用血寫出他的護法願文，因爲血變白色，就只好用墨

寫，寫的都是勸人發菩提心專修佛法的箴言。最後他割下肉心，奉在掌中，向西坐化。由他一股爲法忠勇的義氣，在這種外內片片割裂的慘痛中，還從從容容爲我們後人，寫下勸告信佛的箴言，是何等的壯烈無畏！我們今日國內，還剩有佛書，有佛教徒，殊非易事；我們如果不肯作忘恩負義之人，何忍再行捨密入道呢？

總上，或爲偷巧心理，或爲貪多心理，都是習氣。這兩種習氣，又多來自宿根。所以種姓不純正，習氣多雜染，不是知識和思想的單純問題，不可專用言教改良宅，全靠有大成就的人，以威德力改良其種姓，消滅其習氣，才能重興漢地密法，建立全球性大壇城。陳先生的言教，是他的禪餘工作。他以前在國內閉關多年，在印度又已閉關十載，現在正在繼續努力。我希望陳先生未來的身教，能夠荷擔如此大事；但得佛教有人成就，不怕異教無人調伏，質之馮、張兩先生，和諸讀者，諒必同意吧！

佛曆二九八七年戊戌歲孟夏東莞銳之劉佛根謹序



中黃督脊辨

中者，中脈，無爲法，表法身。依菩提心、中觀見，修二無我空性，及密宗果位方便所開發。由此脈開發，顯現法身空性；與大樂相合，則證報身；與大悲相合，則證化身。惟佛家密宗獨有。

黃者，黃道，有爲法。對前任赤道、後督黑道而言。《參同契》稱黃中。其身見執，隱伏於自然見中，依此修先天定功，證天仙身。

督脈，亦有爲法。本莊子《養生主》，具身見執，後昇與任脈前降，轉河車，行周天，證人仙、地仙身。脊者，脊柱，有爲法。生理學家以爲脊柱動物之軀幹，人、畜二身并屬之。（1竟）（註一）

佛家、道家膚淺行人，以此四者位置接近，故多誤會，作證得果身之大障，故當辨一。

道家督脈，世皆認爲在脊柱中，故當辨二。

敬與敬同意

佛教密典言中脈者，亦多云在脊柱中，故當辨三。

道家黃道，在任、督二者之中縫，幾乎與中脈位置相同，故當辨四。

繼婆羅門後起之印度教中之哈札瑜伽派，所言三脈五輪，與密宗幾乎全同，亦云在脊柱中；世鮮有知佛祖借用其名，而別具昇華（註二）要點之所在，故當辨五。（2竟）

首當知者，中脈從何得名？循名責實，理焉廋哉！

初、中脈從中觀見得名。不偏於有，不敬於空，二邊不落，中道不立；爲破邊見，假名曰中，實無有中，故中脈屬無爲法。非由造作而得，故中脈名「阿哇都帝」，義即能與俱生智。又古「阿」字，即是一直——者，即中脈四相之一；「阿」字本不生義，然能出生一切，故中脈又名「數數媽」，義即一切母也。其正確中心尺度，非尺度可量；必心住正見時，心安空性時，其脈自現，非世間思量尺度所可決定。是以中脈者，修慧中觀證量之脈，非聞思觀想之脈；是本來之脈，非權巧安立之脈。

二、中脈從心得名。一切物之心即是中，故天之中曰天心，地之中曰

地心，江之中曰江心。中脈最初即在心中之心生起，從此分出上下，由此出生五種菩提心：

(甲)願菩提心。即發大宏願，亡我利他，具正直心、忠義心，故忠字從中心二字會意。

(乙)行菩提心。行者數數修習利他、四攝、六度、萬行，其氣隨心自正，以矯正歷劫輪迴、無明利己之心腸，故中脈又稱大道。《聖經》謂愚人之心在左，智人之心在右，見《舊約·傳道書》十章二句，右者謂正也。英文RIGHT具右而正二義。其所謂智人，謂世俗智，能辨善惡之人，非中觀之智，離於善惡與法身空性相應者可比；故雖在右，然終非中正。儒家謂心正而後身修，心正直則行仁愛，亦略同此義。

(丙)勝義菩提心。則依般若空理，破薩迦耶見(身見)，證二無我空慧，與從中觀見得名者正同。

(丁)三摩地菩提心。即於中脈中心輪上觀月，表世俗諦菩提心；此

上再觀杵，表勝義諦菩提心，由此證得五相成身之毗盧遮那佛身。

（戊）滾打菩提心。中脈上端之白菩提心與其下端之紅菩提心，會合中脈之心輪中，而成心氣無二之大樂智慧身。故中脈亦稱「滾打媽」，謂其能為滾打菩提心之母也。滾打者，五大、五智之精華也。

此上五種菩提心，皆非由開發中脈不能圓滿成就，而開發中脈亦非先行發起此五種菩提心不可。故菩提心為因立果名。

三、中脈從如來藏中心所在而得名。如來藏中，一切如來無分忿、寂，或在頂，或在心，皆在中脈以內。中脈不開發，則如來藏不能開發。故一切重要之法，曰心中心法；一切心中心法，即是中脈之法也。密宗紅教所稱無死之童瓶身寶，即在心輪之中脈內。

如上三者，非惟道家所不知，即佛曾師法之婆羅門教哈札瑜伽派亦所不知，即是佛用以昇華哈札瑜伽之要點。

四、中脈從五淨分集中於此而得名。中者，集中也。中脈本身爲脈之淨分；其上端白罕，爲精之淨分；其下端紅阿，爲血之淨分；其中央第八識，爲識之淨分；命氣爲氣之淨分。如上五淨分，皆集中於中脈中。

五、中脈從身之中央而得名。謂不在前，簡別任脈；不在後，簡別督脈；不在左，簡別左脈；不在右，簡別右脈；不只在左右之中央，簡別脊柱；不只在前後之中央，簡別黃道；乃在前後左右四方之中央。又以其爲無爲法故，雖在此中央，然并無造作此堅固不變之中央，亦能任運而在虛空之中央，任運而在法界之中央，故能表法身。與一切有爲法有固定執持之中央不同。

六、中脈從七輪之中心貫穿而過而得名。下起杵輪上止肉髻輪，中間普通五輪，皆以中脈爲中心。其各輪之基本二輻，或曰四輻，即在中脈內。由此分出之支分輻，乃得構成本輪；由此各輪再分出，乃得七萬二千脈，遍於全身。

七、中脈由簡別外道而得中名。知此中脈如上六點，能簡別婆羅門教

之中脈，道家之黃道及督脈，生理學家之脊柱。(3竟)

如上七點，即是本辨基本理論之根據。(4)以下分別辨明之：

初辨中脈非脊柱者，此最易明。脊柱起於尾閭，在密輪之後，曰尾柱；向上再疊，曰薦柱，在臍輪後；又疊至平胸處，曰胸柱，在心輪後；又疊至頸處，曰頸柱，在喉輪後；計共三十三根短骨，皆在背部。只可云在背左右之中央，而非如中脈之在前後左右之中央。且脊柱上不及頂輪及髻輪，下不及杵輪，中段亦在各輪之後，而不如中脈直貫七輪之中央也。

(5)

然佛教密典諸經皆稱中脈在脊柱之中，如馬尾細。婆羅門教哈札瑜伽派所言，中脈曰「彌樓」(NERU)者，古譯「須彌」，蓋以山喻骨，而全身之骨相疊長而最高者，即此脊柱，故以須彌喻之。須彌在四洲及七海之中央，故又稱中脈云。道家督脈亦經過脊柱，因此中、督位置，被人誤為皆在脊柱中。其最大原因，良以不明住中、修中之分別。我佛昇華婆羅門教之中脈，分成住、修二種：住中，則因無明錯亂，故由中脈原有位置，

漸移於後，大部分乃住脊柱中；然此住中，正宜矯正。在修習位中，不可再作在脊柱中想，故別標修中，以恢復原有明行位置；此佛昇華主旨之所在。密教後世著述中，以訛傳訛，亦不分辨，惟讓獎多吉所著《甚深內義》（見拙著《恩海遙波集》中）曾分明言之。然於錯亂之理，及昇華要旨，亦少說明。本辨故私逆佛旨而詳辨焉。（6）

依作者私揣，其所以錯亂之理者，當如下述：夫一念無明妄動，中脈即不得其正位；無明緣行，行者即是氣也。無明不正，氣亦不正；氣既不正，氣所行道之脈亦不正。何以不偏於前而偏於後者？則以脊柱主精道而向下行；精道爲貪欲之路，無明既動，已忘本來之空性，於是生起人法二我執；由人我執起，則有自他男女之相，而互相愛戀；由法我執起，則有貪煩惱法生。貪得，則成癡煩惱，癡戀不捨；貪不得，則成瞋煩惱，嫉妒橫生，三毒鼎至，而實以貪爲本。故《圓覺經》曰：「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。」十二因緣中，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等支，皆在淫行上出生。其始也，惟有微細身見執，而無粗重之貪。中脈從心之中央，隨其貪氣移向

心後，不完整之黃道就此仍可依自然見、虛無觀、清心寡欲，以修成天仙，生無色界、空無邊處、無所有處等定中。其後身見執更粗，漸貪色欲，中脈隨其貪氣貪行，移於更後之督脈，於此若能保持定力善巧，於自身陰陽任督，逆上河車，運轉周天，仍能修成人仙、地仙。及其專愛貪欲，罔知仙佛二道，其貪日重，其執日堅，其氣日降，其髓日積於後，以便於下降，其骨乃粗硬，因成脊柱。於是略輕者，直起爲人，極重者，橫行爲畜。人亦由貪行俯仰抽添，脊柱更失其正直，頸柱、腰柱曲於前方，胸柱、薦柱曲於後方，而中脈原有正直（四相之一）之相，亦已喪失。今欲使中脈歸於本位，在道家則憑定力制色欲、伏貪心，使返地仙、人仙，再加自然見、虛無觀之世俗智，使返天仙，非不可爲其前行；在佛家，則以二無我出世智，使歸於明空。明空方是中脈之本體，方是中脈之正位，此就佛家解脫道言。若就密宗貪道言，則必一面具足五種菩提心，二無我空慧；一面必循其根本墮落之貪欲處，以毒攻毒，從此提昇至於中脈原位，方能盡其拔度之能事。故密宗第三灌之修持，即是第四灌之張本，可參看

拙著《密宗灌頂論》。(7)

或曰：「生理有一定正常之構成與發展，若君所論，憑心轉變，無乃不合科學？」對曰：「科學之知識極有限；常人固可爲科學知識所限，非常人則非科學知識所能限。史載身體因特殊原因而變易之例甚多：如尹知章夢人持巨鑿剖其心，而納以劑，遂明六經。鄭玄亦夢人持斧剖其心。作者明覺自心翻轉，其時外境則現天翻於下，地覆於上，從此定慧增長。徐筠夢神人易鼻，乃官郎中。作者亦曾夢易鼻，而得脫山根低陷之難於巖穴中。陶穀夢換鬼眼。賈弼夢人易頭，美而轉醜，瘡皤滿面，翌日家人見而驚走；自此能半面笑、半面啼，兩手各執筆，并作文章；辭意互異，而皆古雅。周必大夢增帝鬚，翌晨果然竟居台鼎。楊堅夢易腦骨，其後乃顯貴。此上屬善報所變。若惡報者，如：呂僧珍勸攻郢州而顙骨夜生；侯君集通謀太子，而威骨夢取。表因裏變，此非尋常生理學所可知也。且科學家憑解剖以觀察，所解剖及既解剖，皆死人也，焉知活生理學耶？道家生理學由於定力內視，故能觀察生理機構之活動狀態及靜止狀態。古代醫學

脈訣、竅穴、生剋關鍵，今日尤爲日、德派醫士所尊重。彼科學家欲憑解剖以觀察奇經八脈，則安可得哉？至若胎息、河車，彼等更莫明其妙也。若論報身佛生理學，由真空妙有雙運出生，尙非神仙所能窺測，況滿肚皮假設、符號、公式、邏輯之科學家耶？且作者上段私揣之說，本屬無始無明綿遠陳事，但依正理揣之，原不可入實驗室用顯微鏡照之也。吾人今日所辨，除脊柱一項爲科學家所已知，餘皆科學家所未知；彼既未知，應從我等學習，根本談不上與我合不合也。」（8）

如上，脊、中位置且大異，餘不同中脈特具之點，更不待辨矣。（9）

次辨中脈非督脈者。督脈據《難經》云：「起於下極之脛，并於脊裏，上至風府（按：即腦後髮上一寸），入屬於腦。任脈起於中極（按：臍下四寸曰中極）之下，以至毛際，循腹裏，上關元，至咽喉間，上頤循面，入目，絡舌。」《針灸大成》所載奇經八脈節要，則曰：「督脈起於小腹以下，骨中央。女子入繫廷孔，其孔即溺孔之端也；其絡循陰器，合篡間，繞篡後，別繞臀，至少陽與巨陽中；絡者，合少陰上股內後廉，貫脊屬腎，與太陽起於

目內眥，上額交巔上，入絡腦，還出別下項，循肩膊內，夾脊抵腰中，入循膂絡腎。其男子則循莖下至篡，與女子等；其小腹直上者，貫臍中央，上貫心入喉，上頤環脣，上繫兩目之下中央。」任脈則「一起於胞中，循脊裏，爲經絡之海。其浮而外者，循腹上行，會於咽喉，別而絡脣口；血氣盛則肌肉熱，血獨盛則滲灌皮膚，生毫毛。婦人有餘於氣，不足於血，以其月事數下，任、衝並傷故也；任、衝之交脈，不營於脣口，故髭鬚不生。」云云。據《難經》，則督脈貫脊雖有之，然上下各有不貫脊者，故脊、督易辨；據後說，任、督互相錯綜部分各有之，且皆貫脊，故易混脊而爲督。苟以督貫而誤爲脊，則任亦貫之，亦將以爲脊耶？如是則前赤道、後黑道不能分矣，赤黑既不分，則黃中安在哉？然依一般丹書所言，在後者爲督，在前者爲任，則已成定論矣。孔子教則以吾道一以貫之之義。而觀自尾閭一線直上泥丸，故亦易混脊爲督。然敝友中常作此一貫觀者，亦頗能斷精保身；婦女中有纔觀數月即已斷月事者。道家舉督以括其餘，非單言督脈。督、任每并稱或連貫之，而觀周天，而轉河車。或於任

前三田、督後三關任守一點以習定功，皆收利益；或存泥丸，謂可神遊八極；或存眉間，謂可收攝圓光；或存上顎，謂可貫通鵲橋；或存心中，謂可養神攝念；或存心下寸許皮間肉際，謂可祛痰除垢；或存心下臍上，謂可實中通理；或存臍內，謂可厚腸開竅；或存氣海，謂可鼓動元陽；或存外腎，謂可取坎填離。大抵隨存一處，皆可收心，此則在得世間定耳。佛家所謂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。於法、報、化三身無直接關係，其中所存各點地位，雖亦有與五輪地位相同者，然非如通過中脈之五輪可比。

中脈在紅教《亥母甚深引導》中，亦言中脈中有紅、白菩提二道，白前降，紅後昇，此似乎與任、督相同，然實大異；任、督之分前後，如環相隔而不相并，中脈中紅、白兩道，同在中脈內，前後相并；行人初修入住時，紅、白未及融化，暫時一上一下，相并而不相隔；及修至融化時，則紅白交融，不可再分前後矣。

在黃教建塔用二主心木，一長一短；長者表真諦，表紅菩提，短者表俗諦，表白菩提。相并安立於塔心，亦中脈前後二道之表示；此種二主心

木作法，作者雖不甚讚同，然引此，亦足說明中脈中，亦有建立前後二道之例耳。

如上就位置言，就任、督相環言，就世間定與出世間定分別言，皆已非中脈可比；若就見地言，心地言，如來藏地言，則更非督脈所可混亂矣。（10竟）

次辨中脈非黃道或黃中者。黃中之名，本出儒家《易經》，《文言傳》曰：「君子黃中通理，正位居禮。」孔子所以釋坤卦六五爻，黃裳，元吉之辭也，謂黃爲坤，土色，裳爲下體服。君子有中德，謙恭下人，猶黃裳有文在中，而服於下體外也。魏伯陽參以道家言著《參同契》，曰：「黃中漸通理，潤澤達肌膚。」已奪儒家心理學名詞，而爲道家生理學名詞矣。其後道教各家著述，或就赤黑交會言，則曰「黃庭」；就龍虎交合言，則曰「黃房」；就陰陽調理言，則曰「黃婆」；就元神長養言，則曰「神室」；就玄妙難通言，則曰「玄竅」；後人解析其所在地，或取黃義，則曰在臍，臍爲戊己土故；或取中義，則曰在心，心爲中田故。如上曰庭、

曰室、曰房、曰竅，應係指一點而言，非指一線如中脈者然。然又稱黃道，對前任赤道、後督黑道而言，則係一線矣。李泥丸所著《泄天機》，則曰：「任在督前心後來縫中，直達泥丸。」然不貫穿心輪可知矣。所云降下則點點歸心者，則仍依任脈路線矣。後世極尊重黃道者爲閔一得，有《古書隱樓藏書》，就各家書闡明之、參證之，一歸黃道焉。自著《天仙心傳》，亦曰：「頂光下照至眉間，至心間，然後引入黃中。」則黃中明明是一竅穴，即是一點，而非一線也。且其自註曰：「黃中在心腕之後，夾脊之前。」又明明非如中脈直貫心輪可比矣。總之，道家典籍，隱諱離奇，各執自說爲是；後世解析，亦殊不同。如紫虛所著《金丹問答》，答黃婆，則曰位在坤，而不曰位在離，心爲離故。答神室，則曰元神所居，而不指明地位。答黃庭，則曰膀胱之上，脾之下，腎之前，肺之右；既是肺之右，則不得位乎中矣。且既在脾之下，何以忽在肺之右耶？不僅不得中，且亦不合理矣。閔一得亦嘗有「顯背道體」之歎，及「丹書著得不明，實在可恨」之語。尹真人《皇極闡關仙經》曰：「此竅初凝，即生兩

腎，次而生心；其腎如藕，其心如蓮，其梗中空外直，拄地撐天。」則又明明一線矣。南樵子曰：「此夾脊雙關一竅，在人背脊二十四節上下之正中。」閱一得則曰：「在夾脊前，心腕後。世人不知分別，每有後天鬧黃之弊，必導以自然，則無後天升降之弊云。」尹真人又曰：「此縷與母相連，中空如管，前通於臍，後通於腎，上通夾脊，由明堂至山根，而生雙竅，由雙竅下至準頭，而成鼻之兩孔。」如此說，則此竅仍在臍間，與母相連故，前通於臍故。如上，或在臍，或在心，既不可決定；其爲一點，或爲一線，亦不可決定；縱爲一線，亦非如中脈之直貫七輪可比者矣。

中脈爲無爲法，離於造作，任運能爲點，能爲線，能爲球體。能爲點者，最初即生於心輪部位之中心；其後七輪出生，皆依中脈爲中心。能爲線者，或細如馬尾，或觀如麥桿，或如臂，或等身，或如虛空，或遍法界，乃至完成法身，皆此中脈。此法身光明顯現，如無雲晴空時，上下四方皆無雲晴空也；則明明一大而無外之球體矣。此作者本人經歷多次，可以證實。有時此包羅法界之大圓球中心現一直線，直貫此球體，此正是中

脈才顯，圓球猶留形影之初兆。此種記錄，丹書中作者尙未及見。又此無雲晴空之球體，或如黃昏時之虛空，或如黎明時之虛空，或如黑夜之虛空，作者亦曾歷多次。丹書中曾遍閱道藏精華，尙未及見。

又黃中對前後而言中，故於任、督築基之功仍不可少。中脈則對前後左右皆稱中，故既非如印度教以脊爲中，亦非如道家以黃爲中。中脈對左右二脈而言中者，便於調整由此二脈分出之全身二十四大脈，又便於左右二孔之氣入住於中脈，故河車前後之轉動，仍是內氣未停滅之相，內氣未停滅以前，則業劫氣不能趨入中脈而化智慧氣；左右二鼻孔；氣息平勻微細，且皆由鼻孔之中央趨入者，方爲智慧氣（鼻孔分上下左右四方及中央，從中央運行者爲空大氣，與智慧氣相應。餘四方各爲餘四大氣，詳見拙筆所受《甚深內義》），當外內氣停滅時，氣方由中脈下端之口趨入，化爲智氣；與道家由上端分兩竅者不同。尹真人所云黃中分兩竅，通兩鼻孔，則已混左右二脈爲黃中矣，故不復如中脈之對左右前後而皆稱中也。密宗行人略有證量，死後身未及全體化光者，其紅白菩提流注如柱，分別由左右二孔出，足以證實左右二脈之重要

性。此種證量，丹書中如《金蓮正宗記》所載歷祖傳記等，并無紀錄。在西藏密宗行人，具此證量者，至今猶數見不鮮。

如上所論，可知黃中在道家并無定說，或一點，或一線，尙屬問題；縱能成一線，亦與中脈之直貫七輪不同，且非對左右兩脈而言中，故不可以黃道爲中脈。縱令其位置有略相同處，然不可專就位置而言。如舜都蒲板，其子不肖，亦居蒲板，而其子終不能以同居一地，而繼承帝位也。以下當廣論之。（11竟）

或曰：「道家黃道，誠如君所辨矣；然印度教哈札瑜伽派有中脈，有左右二脈，有五輪，有與佛教相同之本尊護法，且佛曾從此派所自出之婆羅門教學習，又焉辨別耶？」答曰：「印度教之中脈，惟是佛教之住中，即是凡夫無明錯亂後之住中。佛依中觀理、法身果位方便，及如來藏理而昇華之，乃有修中之規定。修中者，即是前所述得名各點相合之中脈。其左右二脈之修位，亦與印度教之住位不同。印度教左右二脈，互相糾纏於中脈之五輪，故左脈不得全左，右脈不得全右。佛昇華之，左右二脈正直

而下，從二鼻孔，繞二耳後，下二肺、二腰，會於密處，而入中脈。如此調整，故能令業劫氣入住中脈，轉智慧氣；而令中脈不受五輪外脈之糾纏，而得開發。故證取果位三身，極爲順利。印度教多數護法，已皈依文佛，故其像相同，其心大異；其本尊中亦有雙蓮身者，并非如來藏開發之智慧身，而係代表欲樂之大自在天身。智慧身者，必善知中觀見，善修二無我空性法身，善了如來藏者，方可證得也。彼印度教執著神我，貪著天樂，故其左右二脈愈執著愈糾纏，致令中脈無由開展；偶有證量，皆由住中之督脈開展而得，故其果位亦不能超出婆羅門天身；與道家執持督脈者正同。因不正直，果招迂曲，故本辨不得不作也。（12）

夫氣者，心之行也，脈者，氣之道也。心有一分我執煩惱，氣多一分緊縮委曲；氣多一分緊縮委曲，脈多一分堅韌糾纏；脈多一分堅韌糾纏，則中脈之開發多一分阻滯障礙，此乃必然之理。心之所至，氣亦至焉；氣之所至，脈亦通焉，此亦千古不刊之論。所當辨者，世、出世兩途不相同也。以我執身見之心，行無明業劫之氣，只可開有爲、世間之脈；以無我

中觀之心，行明空智慧之氣，破外圍有爲世間諸脈之糾纏，而任運開顯無爲法之中脈，此世、出世二途之根本差異。或曰：「何以我執之糾纏，不能爲督脈開發之障，獨能爲中脈開發之障耶？」對曰：「我執與我執相通，身見與身見相通。火不焚火，水不溺水。糾纏督脈者，爲煩惱散亂之氣，若以道家定力行其暫伏煩惱、離於散亂之氣，則無亂之督脈自開，不必除身見、我執而後開；蓋督者，主也，主此身見也；督者，帥也，帥此主宰之氣也；督者，統也，統領此我執也；督者，率也，率此神識、神我過此大道也。其本身即是我執身見之大本營，非若中脈爲無爲法而代表法身空性也。中脈則有兩重障，一爲凡夫煩惱散亂之氣脈，委曲糾纏所障，此爲最外層、最粗層，此與督脈相同；故中脈開者，督脈無有不開者也；而督脈開，中脈則未必能開。蓋另有一重細而內之障，即是心之我執，氣之緊縮，脈之堅韌也。必離於身見，證取無我空性，方能徹底破除阻滯，而開發其本面也。」讀者請回頭再讀本段最先數句之原則，可以想見兩重阻障之理矣。本辨上文就所修之中、黃、督、脊而辨其位置；此下就能修

中、黃、督、脊者之心，而辨其除身見與存身見因位上之勝劣。由是對上文在道位上之建立中、黃、督、脊根本不同之點，可以補充。而佛家出輪迴，道家不出輪迴，果位上之優劣可以顯明矣。此段爲本辨重要關鍵，讀者宜細心玩味。(13)

道家《老》、《莊》二書爲哲理書，而非宗教書；但有理想，並無修行。自傳亦未指明修行方法與次第，及其應得之果位。老子所謂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并無一定之修法。降及後世，道家典籍不惟不破身見，亦且強調健身、保體、長生等命功；其所云性功，特一定功之異名。靜而守其心曰性，動而調其氣曰命。而諸丹書大都談命者多，談性者少。如《參同契》所謂黃中肌膚，金精水基，子胎母胞，垣闕蓬壺，鼎爐流珠，呼吸夫婦，牝牡城郭，骨弱肉滑，金華白液，肝青肺白，皆彼所謂不離己身，所謂強己益身也；彼固早已忘乎彼祖所謂人之大患，在患乎有其身也。他如《龍虎經》所云：「水火、文武、坎離、神室、玄女、陽氣、華蓋、銀母、鉛子」，亦佛家臭皮囊中物也。《陰符經》所謂九竅、三要、三

才、百骸，即彼所謂萬化生於身也。《悟真篇》所謂白虎、明珠等，亦無非欲彼身壽萬年，能見三清耳，其身見之執持堅固可知矣。其一切修行之次第，亦本此身見之執而建立，築基、結丹、煉己、溫養，皆在此臭皮囊中修煉之。鍾離所著《靈寶畢法》中大乘超凡入聖三門中，亦有存想身軀如在空中之法，然皆用意識而弄其神識，皆屬陰魔所攝，蓋非如佛家從空性中出生者可比。又其《上清皇帝內景經》，所謂洞觀鬼神，即在內視腸胃五臟，各列專章以觀其神。《大上黃庭內外景經》，亦求索諸神於各器官臟腑中。亦即《中黃真經》所謂其識潛萌，其神佈列，無非此五臟七竅耳。自呂純陽黃龍禪師認錯（註三）以後，道家丹書如尹真人高第弟子所著《性命圭旨》，即以性命雙修爲號召矣。然其所云性，并非中脈所表中觀見、二無我慧之空性。故《圭旨》一則曰：「性者神之始」；再則曰：「身中之精，寂然不動，乃性之所寄云。」彼蓋以禪家所破之精魂爲性，不知長沙岑和尚早已破之以詩曰：「學道之人不識真，只爲從前認識神，無始劫來生死本，癡人喚作本來人。」其後丹書中或剽竊牙慧，或直引佛說，或曰空之

又空，或曰忘忘亦忘；然彼既無中觀見，亦不知二無我理，更無一貫修持空性之方法與次第，豈可以彼中有一空字，即認爲括盡六百卷《般若經》耶？豈可以彼中有一忘字，即可包括菩薩三大阿僧祇劫所修亡我利他六度萬行耶？及由此積集三十二相、八十種隨好、百福莊嚴之佛身耶？吾人當遍獵道藏，抓羅剔抉、批卻導竅、觀由察要，自得道家修持之眞面。（14）

道藏中上焉之觀，厥爲自然之見，能將其一籍執著之身見，隱藏於內。自莊子所謂「道法自然」一語，始作其俑；其自然見之地位，實超於道。此雖與印度十三種外道中之自然派略異，然爲道家重要哲學見地，各丹書中往往見之。如《參同契》曰「道之自然」，曰「黃老自然」；《龍虎經》則曰「陰陽乘自然」，曰「自然之要」，曰「自然之理」；《陰符經》則曰「自然之道靜」，曰「自然之道不可違」；《悟眞篇》則曰「道在希夷合自然」；彼既實有其自然也，任病乃生。因位任病，則不能發起大悲願力；果位任病，則不能顯現大悲事業，及積集由大悲所生佛身之百福莊嚴。彼雖亦有所謂外功善事培補，然以此爲免除雷擊、保護鼎器之手段，

不若佛家以成佛之無住涅槃爲手段，而以度生大事爲目的。故《大日經》曰「方便爲究竟」，而不曰「以涅槃爲究竟」也。故道家不惟無由中脈開發之法身，亦且無此法身分出之報、化一身。良以墮於自然，結成任病之故。佛家大圓滿、大手印中，雖亦偶用自然二字，如云「心自然住」、「氣自然住」等，皆指一種修道位上之意態，并非因位上一種見地。佛破自然外道之文，及防作、止、任、滅之病，經文斑斑可考。然道家上流，因存此自然見地，對於中、下流堅持身見者之我執，較爲隱微，故能暫伏粗重我執，住於虛無靜境，與無色界、空無邊處、無所有處相應，故感得天仙身；較之專修任、督，不順自然者，惟得地仙、人仙者，自勝一籌。是故黃道地位，頗接近於中脈；其所以仍在輪迴之中者，仍是身見未由觀空力量根本剷除之故。(15)

反觀佛家，最初破除凡夫身見，幾經辛勤剋伐；其後昇華凡身以爲佛身，多歷真空妙有各種果位方便。此下略舉犖犖大者，以資比較。

佛選擇降生地點，但取瞻部州，人壽不定，學徒易生身本無常之感，

容易發生上道之心，是第一重破除身見。

降生已，成人已，出四門見生、老、病、死示現，發心脫離此無常之身，并欲斷除一切後有之身，是第二重破除身見。以比道家行人，最初發心即欲長生，長後亦欲得一聖胎而生天身，顯然不同。黃帝問廣成子養民人、遂羣生，則不對；捐天下已，再問治身，則對之，亦無非曰慎守汝身。二者始祖之發心，一執身見，一破身見，從此可知矣。

其後佛轉法輪，知衆生最粗、最先成佛之障，即是顧戀身財。故首先轉小乘四諦法輪，令知此身即是苦、集二諦之大本營，當修十二頭陀行，令身受苦；并於四法印中，先標觀身無常一印。是第三重破除身見。

其後作九種想：死想、脹想、青瘀想、膿爛想、壞想、血塗想、蟲齧想、骨鎖想、分散想，共十二重破除身見。

對他身又作五不淨想：種子不淨，父母精血故，道家則尊爲七寶之二；住處不淨，母胎血污故；自相不淨，九孔流出故，道家尊爲七寶；自體不淨；卅六不淨物合成故；終竟不淨，死後蟲齧成糞、火燒成灰故。共

十七重破除身見。

其後修小乘人無我空，觀身五蘊無我，四大皆空，是十八重破除身見。再進修大乘二無我空，是第十九重破除身見。

緣此身內外一切而修十八空。凡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第一義空、有爲空、無爲空、畢竟空、無始空、散空、性空、自性空、諸法空、不可得空、無法空、有法空、無法有法空，則不惟身見已空，而身所處境一切法亦空。於此二無我空，修之有素，然後可爲破除身見之成功。如上共經三十六重（第十九者總也，分十八者別也，故共爲卅六重）。

菩薩乘此空性之力，作無量可悲可泣、亡身利人大悲事業：如阿逸多菩薩、殊勝行王菩薩等捨身代苦；歡喜行菩薩、月光王菩薩等以眼佈施；勝行王菩薩、無怨勝菩薩等以耳佈施；華齒王菩薩、六牙象王菩薩等以牙佈施；端正面王菩薩、不退轉菩薩等以舌佈施；最勝智菩薩、大丈夫迦尸國王菩薩等以頭佈施；常精進菩薩、無憂王菩薩等以手足佈施；法業菩薩、善意王菩薩等以身血佈施；饒益菩薩、一切施王菩薩等以肉髓佈施；

無悔厭菩薩、無礙王菩薩等以心佈施；善施菩薩、降魔自在王菩薩等以五臟佈施；法藏菩薩、光明王菩薩等以全身骨佈施；清淨藏菩薩、金脅鹿王菩薩等以全身皮佈施；堅精進菩薩、閻浮提自在王菩薩等以指佈施；法自在王菩薩、無盡菩薩等以爪甲佈施；如是等例，經不絕書。求之道藏，則不可多得。讀者試思：吾人今日回憶之、引證之，猶悲仰淚落；彼諸菩薩以身佈施，不止一生，乃至恆沙數生佈施不厭，非空觀得力，破除身見者，何堪作此？請掩卷合掌，憶念諸菩薩行，發起意樂，學習諸菩薩行，然後修習中脈，方有深厚之基礎。此為以身證實第三十七重破除身見。如上皆為進修中脈之疏遠加行。（16）（17起，內含18）

此後進修密宗之瑜伽部，試用果位方便，昇華凡身以為佛身。初修胎藏界七支瑜伽：入佛三昧耶，法界生，轉法輪，金剛甲冑，不動尊，如來鈎，普通供養，是為七重昇華作用。此時根本不執凡夫身，何來黃、督、脊耶？

再進修五字輪觀，以作昇華凡身粗重五大，而為毗盧遮那佛身之微妙

五大之準備。「阿」字本不生義，「尾」字開法相義，「那」字淨色相義，「吽」字轉法輪義，「欠」字等虛空義，此五義即於破除身見中復昇華佛身，是十二重昇華作用。

由此五字義加持五大而成五輪塔觀。塔亦如中脈，表法身也。凡九次第：法身觀、地輪觀、水輪觀、火輪觀、風輪觀、空輪觀、百光王、滿足句、器界觀，以完成昇華凡身五大，而爲法身五大之工作，是爲廿一重昇華作用。

由此進修金剛界五相成身：通達本心，修菩提心，證金剛心，成金剛身，現普賢身，將凡識昇華成智；并前之昇華五大，成一具體而微之五大五智身之雛形，是爲廿六重昇華作用。此上惟爲修習中脈之較近加行。

由此乃得進求無上瑜伽部之灌頂，內灌頂即完成前瑜伽部胎藏界出生佛身之工作。初由上師、金剛持無分心間放出光明，勾召弟子無始本具之如來識，從口而入，沿上師中脈金剛道入於上師佛母之蓮中，而住其胎內；再由上師啟請果位金剛持雙融菩提心降於上師身，沿上師中脈入於上

師佛母蓮中，而爲胎中之弟子灌頂。灌已，從上師佛母胎出，而成佛身嬰兒，此爲最重要之果位方便，是爲第二十七重昇華作用。經此度昇華，行者之身乃生於大空之母、大樂之父，既非後天凡精，亦非先天元精，其受生之本命，既非普通神識，亦非黃房聖胎，乃爲本具之如來識（一稱第九識）。其軀殼雖暫未變化完成外內光蘊之身，然其心理上已完全變更，不復更有身見；其生理上亦已得金剛持之加持，而日趨變化；五蘊成五智，五大成五光，此中未及詳述。此身方是中脈支持之佛身。

以後依次受外灌頂四種，以完成瑜伽部金剛界成就佛身之工作。金剛瓶灌頂成佛之身，金剛祕密灌頂成佛之語，金剛智慧灌頂成佛之意，金剛勝義灌頂成佛之體性身；共經三十一重之昇華作用。

此後修生起次第不共六加行。中有施身法，此爲果位施身方便，能包括以前第三十七重破除身見一切大菩薩所行施身大悲事業，彼則屬顯教，此則屬密宗。於彼大悲事業，先發起學習之心，於此行施身之果位方便，不須犧牲此身而能具足施身功德，以進修密宗即身成佛之法觀想。外而五

官百體，內而二我四魔，完全施盡，惟餘即身成佛智悲願力，及清淨五大如來識等，別成本尊身。并前爲三十八重破除身見。

生起次第，生起一切本尊之前，先當觀空，務令空性明白顯現。前諸觀空次第，爲消極空，透一切我執；此次觀空，爲令由空顯現妙有空色之本尊身。前者屬破除身見之消極作用，此則爲預備顯現本尊之積極作用。是第三十二重昇華作用。

從空性中現起[▲]（榜）字，防止濕生後有身；由榜轉成蓮花，防止胎生後有身；蓮上觀月輪，防止化生後有身；月上觀種子字，具各種本不生、不可得等勝義，以防止卵生後有身。如上爲四重防止後有（18起）。

若并其後圓滿次第六法中之遷識法（頗瓦），封閉九竅，防止九種生門之受生，共爲十三重防止後有。（18竟）

由此種子出生空色之本尊身，明顯堅固，佛慢具足，是第三十三重昇華作用。

由此本尊身放出無數化身，上供下施，是第三十四重昇華作用。此時

之化身，特一預演方式，務必經過中脈開發，各輪開發，乃至七萬二千毛孔皆成智慧氣，智慧明點遍滿之所，方能真正出生化身也。

由此本尊身收攝於空性中，是法身之預演，然非真正之果位法身。務必中脈全部開發，方能真正證得法身；此收攝入空性，能除佛身見，較前破除凡夫身見更爲切要。并前爲卅九重破除身見。

從空性中，如魚躍水面，忽然現起與空性雙運之本尊，是第三十五重昇華作用。

如上本尊起分中，分修外、內、密三重身：外、三昧耶身，內、智慧身，密、三摩地身。共爲三十七重昇華作用（第三十三重已包括此三重身之一）。

如上各重，雖未直修中脈，然已在中脈發生之中心點，及其所含淨分預習之，是爲進修中脈之親近加行。

由此進修圓滿次第，乃直修中脈。初觀本尊身如水泡，髮毛鬚毳之中，亦內空外顯，如鏡中影；於此空如水泡之身中，方觀中脈，既無脊柱之硬骨，亦無任、督之牽連，赤、黑二道既空，黃道亦不復存矣。此爲三

十八重昇華作用。

以後中脈之修法，及幻身雙運身、無學雙運身等，尚有多重昇華，因屬中脈觀成以後之事，非本辨範圍所必談，故未詳。（17竟）

如上共經十三重防止後有身，卅九重破除身見，三十八重昇華作用，然後方可進修中脈。以視道家之修督脈，一除身見，一存身見，極爲明顯。惟是身見之爲物，似乎過於抽象，茲特舉兩家事例，以具體表示之：

道家潭州道正表聞馬王，乞與圓淨禪師辯論。王請圓淨禪師，至矣，師乃就王乞劍，問道正曰：「汝本教中道，恍恍惚惚其中有物，是甚麼物？杳杳冥冥其中有精，是甚麼精？道得不斬，道不得即斬。」道正全身戰慄，叩頭如搗蒜，哀求懺悔；此則身見在中作祟故也。若是健民在旁，可代之曰：「斬斷咽喉，方與汝道來。」則不惟不能斬，亦且道破了。然能如此道者，豈尚死在道家哉？彼道家既有身見，求免一斬不暇，安能如此道哉？

反觀佛家公案。隱峯禪師推車過，馬大師伸足，隱曰：「請收足。」

大師曰：「已展不收。」隱曰：「已進不退。」乃碾損大師足過。大師歸法堂，法堂，執斧請隱峯，隱果引頸就斧，大師乃置斧。此是何等解脫之大無畏精神。使以道家當之，念及脊柱斷矣，督脈截矣，河車停矣，周天闕矣，聖胎夭矣，焉得不戰戰兢兢，誠惶誠恐，以求免於一斧哉？其後隱峯之圓寂倒立，衣皆順體，視此身如一遊戲工具，又豈口頭禪當時滑過，騙除一斧，終無受用者可比？使當時受斧而化，亦無非多一個二祖白血沖天之瑞相耳，於隱峯法身成就何傷哉？此中非論禪理。欲知其詳，可讀拙著《禪海塔燈》。（19竟）

統上所言，前半就所修之中、黃、督、脊，而辨其位置，後半就能修者之見地，而辨其效果。吾人與其止於脊柱，曷若緣於督脈？與其緣於督脈，曷若歸於黃道？與其歸於黃道，曷若圓證中脈？本辨欲招學密甚淺而轉入道家者歸來，欲招學道已深而未入佛門者來歸，故不惜委曲周詳以辨焉。（20）

雖然如此，吾人一面修習明行道之中脈，一面并未完全捨棄脊、督、

黃道，而仍然生活於無明身心環境之中。且此生理，一面隨無明業力生活而進展，一面隨明行道智力功行而改變。在此改變過程中，修中脈者之生理，雖不必經過修督脈者同樣之改變現象或境界，然既同一共業人身，多少必有相同之點。本人近二十年中，并未修習道家工夫，然道家六景：如兩腎湯煎，眼吐金光，丹田火熾，六根震動，耳後風生，腦內鶯鳴，身湧鼻搖，大部分亦會經過，河車胎息，息停脈住，亦若家常便飯。至若《雲房證驗》所載神光常見，天樂常聞，異香常嗅，更屬司空見慣。惟其曾讀道藏，始知功同外道，故一面內抱慚愧，謂尚不能直詣佛果；一面亦切知生理變化，外而粗者，必有若干相同於外道；故主張對於道家攝生法門，不影響於根本中脈修道者，亦不妨參考之。既有補於己身，亦有益於調伏外道。其中如《養性延命錄》、《古仙導引按摩法》、《修齡要旨》、《攝養枕中方》、《古法養生十三則》、《養生膚言》、《攝生月令》、《攝生消息》；論外體功如《八段錦》、《易筋經》等；醫書如《內經》、《難經》、《六經定法》、《針灸學》、《三指禪》、《王叔和脈訣》、各家醫案等；印度教哈札瑜伽各

書，及其八十四種遠古相傳之體功；科學中如生理學、生理衛生學、性教育學、心理學、解剖學、脊柱運動法、鬆緩法、神學、催眠學等，凡不違反二無我慧、中觀見、菩提心、如來藏，而有益於健康者，皆可擇要閱覽并採用之。在菩薩戒：廿八條、不得多讀外道書，二分佛書，一分外道書不爲犯。廿九條、不得樂著外道論。吾人既不違反中觀見、菩提心等，則必不樂著外道論，故亦不犯。若有志專修密法，又得依明師，則完全不讀如上外道各書，亦不爲犯。本辨因佛門中有一等人，既無佛家中觀見，亦未依明師，徒然佛慢自持，見諸外道典籍則視若蔽屣，此種心理亦殊非能度外道者所當有。欲破外道，必多讀外道書方能折服之也，故附論於此。(21)

至若捨棄外道黃、督異說，專修中脈者，當本無上瑜伽部規定之要旨以實修之。其前行各種破除身見，及昇華作用、防止後有等，皆當一一檢討。如有未如量證得者，當一一補充。正修中脈時，但當直觀果位修中之法，不宜再念及黃道、督、脊之位置；觀七輪時，不問五臟六腑之位置，

但依修中貫穿七輪之觀想行之。當知此中脈者，即是法身佛之代表；由此支撐之七輪及二十四大脈等，爲報身佛之本體；由此再分出七萬二千毛孔，諸脈充滿智慧明點，即是化身佛之根源。此三身皆屬明行道之果位功德，與凡夫身之黃、督、脊等由無明業力構成者，根本不同。凡身非佛身之模型，亦非佛身之因素，而爲修成佛身之助緣耳。如此觀念必先具足，方可進修中脈而得相應。(22)

平時當以四事自檢：我今能修中脈者，是否依第六意識內執七識所執爲能修之我，外執諸觀爲所修之中脈，抑或我今能修，乃爲明空無二修習法身之正見，內除七識所執八識之我，外修從上祖師無比中脈教授，別成明行道系統，與我執身見無關？前者非是，後者爲是；此其一。我所修習中脈之較近加行、疏遠加行，皆已分別取得現量證德否？此其二。我之中觀見是否已如量證得？菩提心是否已如實發出？此其三。我之如來藏信心是否完整？有一等人，只信如來藏唯是種子，一切花果全憑修習，此爲不完整信心；我今相信如來藏一切種子、花、果皆悉具足，我之修習，爲除

如來藏外層之障礙而已，是爲完整信心；此其四。（23）

至若中脈之是否開發，又必與各祖師開發之經驗相同。有一等人以爲丹田有火，脊柱內上下掣動，或全身暖熱，或泥丸如破裂狀，或轉河車，或見直線光明，皆認爲開中脈相，此殊不是，只能爲督脈開發之相而已，尙非黃道開通之相，何況中脈？中脈開發之相，必以十事自檢；一、煩惱與菩提無別；二、力大無比，飛行自在；三、無雲晴空相續現起；四、一切禪案真理無不了達；五、具足無漏通；六、超出時間、空間之限制，大悲事業所行無阻；七、通達三世智；八、無念光明大定相續不斷；九、煙等十相前行早已具足；十、安樂充滿，涅槃、輪迴無有分別。如此完全具足，方可謂中脈及各輪等皆已開發；有一不具足，當如法再修。此上三段，爲對讀者最切要之勸告。（24）

最後結束，謹用一律聊讚佛德，恭鳴謝意，請與讀者共唱之！

堂堂旭日麗中天，燭火螢光自黯然；

黃道一關多隱費，奇經八脈總牽連。

橫行脊柱同禽獸，直截心源辨佛仙；

只有如來基業好（註四），明空碧落祖師禪。（25）

註一：括弧內所標之數字，是馮公夏居士對本文所作簡判之段落，詳見《本辨簡判一覽表》。後同此。

註二：昇華作用（SUBLIMATION），化學名詞，如昇汞、碘等熔點接近之固體物質，熱之，則外觀上不成液體，而直接成爲氣體。佛以獨悟之空性真理及果位方便，昇凡身爲佛身，不經過天身，故引用此名詞。

註三：呂祖認錯者，見《五燈會元》。呂洞賓過廬山黃龍禪師處，遠見寺上有五彩祥光，乃入參禮。黃龍問曰：「半升鐺裏煮山川，即不問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？」呂言下大悟，呈偈認錯曰：「棄卻瓢囊撇卻琴，如今不戀水中金，自從一見黃龍後，始覺從前錯用心。」

註四：不曰家業，但曰基業者，中脈初開，明空顯現，惟是與祖師禪相應之法身耳，其上尚有秘密莊嚴之大樂智慧身。



本辨跋

先是一九五七年四月廿四日美國佛教徒預言家卓瑪司泰勒魯來函，首標時間本年六月十一日至七月八日，次云有一得力之接觸，確信之學將傳授，且將展佈 (June 11th. July 8th, 1957 at which time a stronger contact will be made; certain knowledge will be imparted which will expand) 云。當時覆書，勸彼幸勿多作預言傳播，但依正法一心修習。發訖，並將日期載之曆書。六月十五日得四川張義上居士抄寄閱一得有關黃中之語句，於是十五年前腹稿中之中督辨乃開始著筆。夏日方長，關中禪餘時間較多，每日午後五時寫半點鐘，至今日七月四號完成。偶翻曆書，發現前批預告，時日果如所云。此文蓄意多年，遲遲未寫者，以對黃中未能盡悉故。大陸易手，張義上居士書信斷絕，無由致問。春間家報，轉寄張居士信，始悉新址。飛函重題此事，經數月，始奉覆書；所謂有力接觸，殆指此乎？謹先謝張居士供給黃中材料之美意。

腹稿大意經先呈上師、三寶，求其開許，定境光明中，見硯池內有 諾先師茶毗未化之肉心，別有茶毗未化之內腎，則未知誰屬。內腎者，要也，蓋許以能寫上師心要之意焉？其後又聞天語曰：「此文所在之處，千真敬禮，萬聖護持。」蓋道家《北斗經》中語。然則道家之護法亦表讚同。其後又聞天語曰：「三百年後，此書稱經。」不知何以在三百年後？意者三百之數，謂禮儀也，恭敬讀之者，視同經書乎？余所抱歎者，十年前隨黃蘗秋老居士乘飛機來印度，未帶佛書，此中所寫破除身見、昇華佛身等次第，皆就本人修習經驗，筆下一時所能記憶者書之，愧未廣搜密典，嚴密釐訂，挂一漏萬，勢所不免，惟祈上師三寶恕之。反之，此文所考道書凡八十五種，不爲不多矣。承張澄基居士由香港遠寄新編仙佛正宗經書多種：屈文老由台灣寄來《道藏精華》十冊，謹此鳴謝。去冬，馮公夏居士代表香港參加全世界佛教徒紀念二千五百年佛誕大會，曾下顧茅蓬，談論中、督異同。此辨既成，乃先行寄之，以補座談之不足。乃蒙馮居士發心印贈，感荷不盡。此與預言家所謂展佈者，又不虛矣。歷來所印各書，皆

蒙劉銳之居士精細校對，改正錯字甚多；而奔奔走嘯植，勸捐商印，頗費心力。最近數書同印，劉居士放棄教授生涯，專心玉成，銘鏤心版，永矢弗諉，謹致謝悃！并希讀者同心致感，回向善提，以贖作者多事之罪，幸甚！幸甚！

丁酉夏古曆六月初六陳健民識於北天竺五槐茅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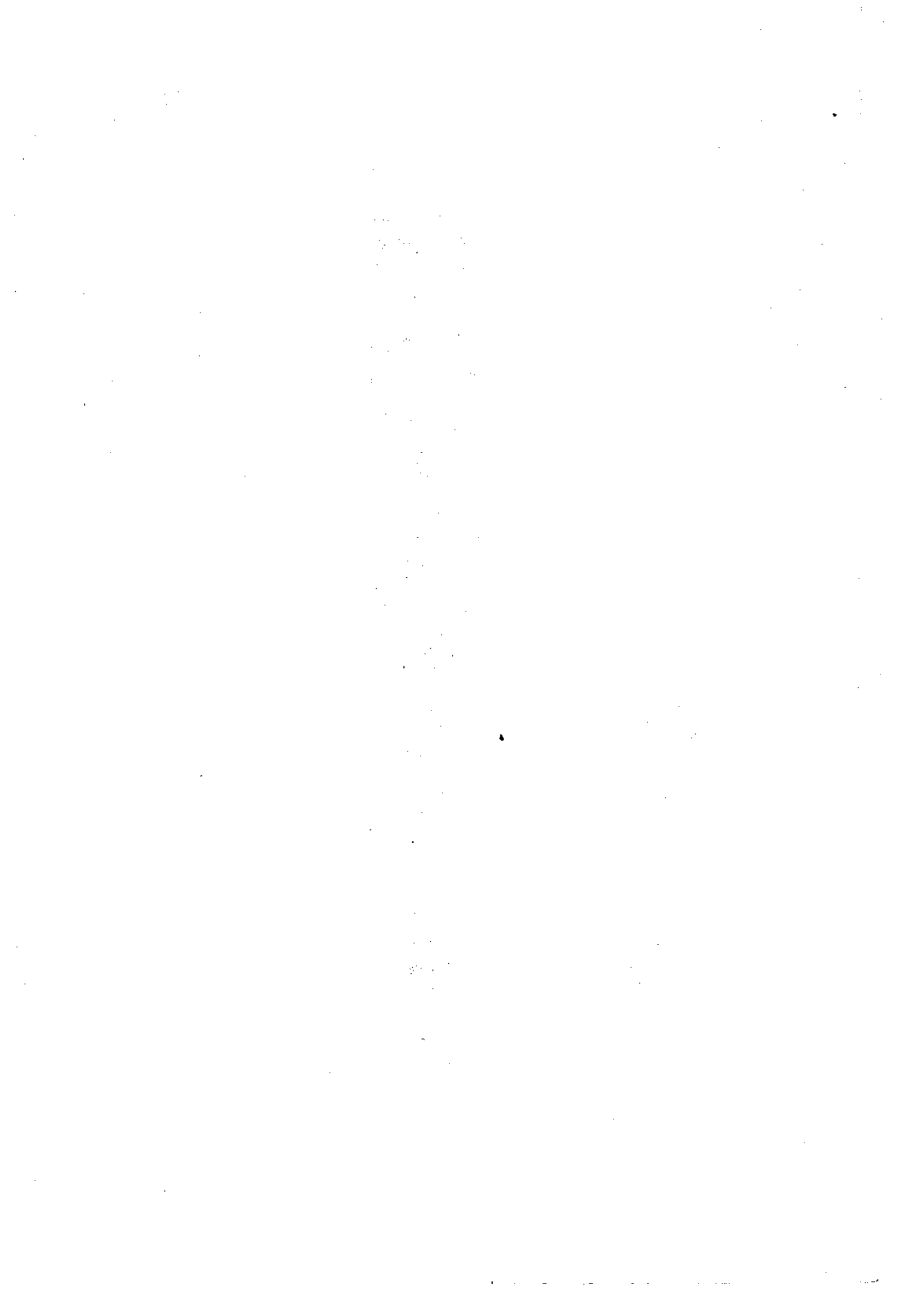


明版

田頌齋和思集

德華





劉序

菩薩所造論，與世尊所說經、律，同列三藏，其重視可知。其饒益衆生，亦可想見。以其能銓經之義，而揚經之旨也。金剛乘即身成佛之法，尤多密義；不深知法恩者，不能了達，此《知恩集》所由作也。

湘中陳子健民，少通於儒，旋皈我佛；初習般若，繼趣密乘；嘗遊康、藏間，師事大德凡三十五；且筆受譯述西藏密宗祕籍，凡千萬言。其聞法之廣有如此也。又嘗山居、岩居、寒林居，逾二十年；今仍掩關印度，以思以修；實已由比量之解悟，進而得現量之證悟矣。於是不捨悲願，以其聞、思、修所得，公之於世，以示後學。先後梓行者，有《塔鬘集》、《密宗灌頂論》、《曲肱齋文集》、《反省錄》等；復以密宗儀軌，言簡意賅，初學行人，苦難入手，必須通達密義，始能如法觀誦，庶可如理相應，增長覺受；於是將《白度母儀軌》、《普賢王如來修誦儀》、《金剛薩埵

金剛誦》及《七日成佛黑關引導》，均加論釋，或分格以示行證，或提要以示玄義；其嘉惠學人，實非淺鮮。佛根早年幸聞佛法，承事康、藏大德頗多，特於 諾那呼圖克圖、多傑覺拔尊者、榮增堪布親近尤密，是時一知半解，未悉求法；間有請問，又復言語隔閡，辭不達意，語焉不詳；雖非如入寶山而空手回，然亦似探驪龍而得鱗爪。及後皈依 貢噶呼圖克圖，遙傳勝法，如本集《黑關》等，蒙恩特深；然遠隔千里，未能親承開示。近以《黑關引導》，丐諸陳子詳釋，具見本集，殆知恩之尤者哉！陳子復囑述其崖略，佛頭著糞，何敢克當？然緣起如此，又不敢以不文辭。所願人手一篇，咸了密義，克證功德；則知恩者，當非一人已也！是爲序。

佛曆二千九百八十五年丙申歲仲秋東莞銳之劉佛根謹序

白度母事理行證分格儀軌

敬禮無異白度母督噶活佛前！

初、略述緣起者：爲令觸目總持，不亂定相，立「提綱字格」；爲令如法誦觀，不失本面，立「念觀句格」；爲令如理相應，增益覺受，立「三密力格」；爲令通達密義，切知深造，立「勝解力格」；爲令行解相應，座餘自警，立「反省力格」。

次、略述入壇以前，須知數事：

初、發起無常心、出離心，覺我終日爲俗事幻網所纏，毫無義利，今此入壇所作，爲一日最足寶貴時間，唯此可利自他慧命，百年以後，仍可受用；應下決心，在未出壇以前，身不雜其他俗事，語不與他人交談，意不緣想家務，及一切法外

俗慮。

次、憶念並保持三種態度：一曰、閑閑緩緩、二曰、舒舒服服，

三曰、誠誠懇懇。

三、陳設整理八種供品，並唸噶、阿、吽三字加持之。如修第二座，則當新換或增加供品。

四、如法趨入儀軌：初皈依、禮拜時，宜恭敬行之。兩手仰掌如承上師、度母之足。上座後，隨時保持定相最好。

五、平時先將本儀軌勝解力，逐一研究。下座後，自省與念觀句格相合否？如不相合，下次改良。

六、考察功夫，不在光影，而在智慧；必令心地日轉慈悲，通達法性空理爲要。

三密力格	念觀句格	提綱 字格
<p>身—恭敬頂禮。 語—誦〈皈依咒〉。 意—生殷重皈依心，如念作觀。</p>	<p>皈依金剛上師！皈依佛！皈依法！皈依僧！ 不共四皈依—皈依金剛上師督嚙活佛！ 皈依白度母！ 皈依白度母法！ 皈依白度母壇城一切眷屬聖衆！</p>	<p>皈</p>

反省力格	勝解力格	提綱 字格
<p>一、我真正生起皈命依止心否？</p> <p>二、我以家庭經濟爲第一耶？抑以修法成佛爲第一耶？</p>	<p>一、信：上師與白度母無二無別，修上師即度母，則功德大；修度母即上師，則成就速。</p> <p>二、信：專依此法，不雜餘法，亦可得即身成佛！</p> <p>三、信：我真實皈命依止以後，於法所需世間一切條件，皆得隨緣具足，不用分心經營。</p>	<p>皈</p>

三密力格	觀念句格	提綱 字格
<p>身—頂禮後，上座合掌，宜閑緩恭敬，兩手從左右緩緩向中合掌。</p> <p>語—誦〈發菩提心偈〉。</p> <p>意—生起大悲心，決定「爲利他而即身成佛」之心。</p>	<p>佛、法及僧諸聖衆， 直至菩提永皈依！ 清淨施等我誓作， 爲利有情成佛道！</p>	<p>發</p>

提綱 字格	勝 解 力 格	反 省 力 格
發	<p>一、信：發菩提心，即為菩薩。</p> <p>二、信：發菩提心，為諸佛、菩薩、護法之所護念。</p> <p>三、菩提心有二分：一為慈悲，二為智慧。應隨時令此二分增長，特別常有荷擔如來大事之意樂。</p>	<p>一、對於菩薩戒有違反否？</p> <p>二、對於家庭眷屬及工役慈悲否？</p> <p>三、於佈施等佛事，能勇猛行之否？</p>






三 密 力 格	念 觀 句 格	提 綱 字 格
<p>身—頂禮後，上座合掌，宜閑緩恭敬，兩手從左右緩緩向中合掌。</p> <p>語—誦〈四無量心偈〉。</p> <p>意—如理作意，特別注重「因」字意義。</p>	<p>願諸衆生，具樂及樂因！</p> <p>願諸衆生，離苦及苦因！</p> <p>願諸衆生，不離無苦之樂！</p> <p>願諸衆生，遠離親、疏、愛、憎，安住平等！</p>	<p>四</p>

反省力格	勝解力格	提綱 字格
<p>一、切知世間幻妄纏縛之苦，而生起出離心否？</p> <p>二、於不順之境，切知由自業因所招，而無怨尤否？</p> <p>三、於他人或同學，定力禪悅有長進時，能隨喜而不生嫉妒否？</p>	<p>一、切信因果：常行菩薩之畏「因」，悲憫衆生僅畏「果」。</p> <p>二、希求依法生起如理之樂；於定力禪悅之功德，生起欲樂。</p> <p>三、對於平等捨，生起殊勝意樂。</p>	<p>四</p>

三密力格	念觀句格	提綱 字格
<p>身—端正不動，兩手隨（觀空呪）之最末一字，徐徐放置兩膝上。</p> <p>語—誦呪尾音，減低拖長，與兩手同時落下。</p> <p>意—觀一切體性，本來清淨。自身不清淨，身心內外皆不緣。</p> <p>於此本來清淨體上，明瞭寬坦而住，愈久愈妙；妄想起時，即誦下段。</p>	<p>喻、宿里野打，賈那、班雜爾，所把瓦，也馬古汝哈。</p>	<p>空</p>

反 省 力 格	勝 解 力 格	提 綱 字 格
<p>一、對於日常散亂行爲，能生起厭倦否？</p> <p>二、時時有入定之意樂否？</p> <p>三、修法時之昏沈、掉舉，能漸次減少否？</p> <p>四、衣食起居，能如入定條件而調整否？如辣椒等刺激性之物，易成散亂；衣服太厚，易入昏沈；脂肪太濃，亦易入昏沈。</p>	<p>一、信：此觀空定能成就法身之因。</p> <p>二、如能堅固定之，較下列各觀想，更爲殊勝；故不必因有下列各觀想，而遽放棄之。</p>	<p>空</p>

提綱 字格	<p>ॐ ॐ ॐ</p>
念 觀 句 格	<p>觀想一切頓空，於虛空中發大聲響，其音如ॐ字延長，類大風怒吼聲，於上下四週，即現極大無數之金剛杵，編列無隙之篷幕狀之壇城。其外又以熾然之佛火燄網週匝之。一切天魔，無敢近者（觀想此壇城愈大愈佳，凡遇天災、人禍，皆可作此觀以禦之）。又現立之白ॐ字，晶耀異常，彈指頃，變為水晶、珂貝、白色之寶壇城。縱廣如金剛杵網壇城之量，晶瑩澈耀，無可比擬。凡日、月、星、辰，十方諸佛、父、母、冤、親、六道衆生，皆安然而住。凡有意為某加被長壽者，觀在水晶壇內同修。其他普通六道，皆宜觀在壇城之外，護輪之內。</p>
三密 力格	<p>身——保持一定姿勢不動。語——氣息平勻，任其自然。意——如文起觀，愈廣大愈好。</p>

三密力格	念觀句格	提綱 字格
<p>身——保持一定姿勢不動。 語——氣息平勻，任其自然。 意——如文起觀。</p>	<p>其中復現白色透明之  字，豎立。彈指頃，變成從地湧出之白色八葉蓮花。花上有月輪，輪中豎立白色透明之  字，放射白光，化爲無量妙供，供養十方諸佛。供養已，光返入成  字。</p>	<p> </p>

提綱 字格	勝 解 力 格	反 省 力 格
<p>△ ○ㄥㄨㄛ</p>	<p>一、了知 △ 字表水大種，能封閉濕生之門。 二、了知蓮花表出離，能封閉胎生之門。 三、了知月輪表慈悲，能封閉化生之門。 四、了知 ○ㄥㄨㄛ 字，表清淨種字，能封閉卵生之門。</p>	<p>一、我之出離心不真切，如何觀得起蓮花？ 二、我之心慈悲些否？否則如何觀得起月輪？ 三、我之心如非與白度母之心相同，如何能觀得起 ○ㄥㄨㄛ 字？</p>

提綱 字格	念 觀 句 格
自母	<p>自身化爲白度母：一頭二臂，身顏白色，頭戴五佛冠，髮黑色，以三分二挽髻於頂，以三分一，分兩絡，披兩肩。右手伸，仰掌置膝上，掌微內翻，作接引印。左手腕微曲，近心。掌豎向外，食、中、小三指伸，大指、無名指相捻如環，拈花莖。莖生百葉，沿腕臂至耳際，有開放之烏巴拉花一朵。面具三日，手足、掌中，各具一目，共七日。額上之目，觀十方無量佛土，盡虛空界，無有障礙。其餘六目，觀六道衆生。凡被其觀者，盡得解脫。身著五色天衣、綢裙，耳璫、手釧、指環、膀圈、腳鐲、寶珠、瓔珞，第一串繞頸，第二串及胸，第三串及臍，全身花鬘莊嚴。細腰豐乳，如妙齡少女。雙趺坐於蓮花月輪上。身發極大五彩光，照耀明朗。全身週圍，有白色月輪光。額、喉、心有 Om、Vaj、Svaha 三字，放白、紅、藍光。</p>

三 密 力 格




身——同前成本尊身。

語——氣息平勻，任其自然。

意——如文起觀，並知外層所表義。見勝解力格。內層則觀一切處遍毛孔，皆屬空體。外如披紗，身如影，充滿光明。

提綱 字格	勝 解 力 格
自母	<p>一、切信自性本來具足如白度母之功德莊嚴；由無明煩惱所掩蔽，故當斷除煩惱。</p> <p>二、每一莊嚴皆有所表如次：</p> <p>一頭——表通達法性。二臂——左表智慧，右表福報。身顏白色——表自性清淨無垢，不為「煩惱」、「所知」所障。</p> <p>頭戴五佛冠——表五方佛灌頂：東方轉瞋為大圓鏡智，南方轉慢為平等性智，西方轉貪為妙觀察智，北方轉疑嫉為成所作智，中央轉癡為法界體性智。髮黑色——表不染。</p> <p>三分二——表自受用。三分一——表布施。作兩綵披兩肩——表荷擔如來福慧兩種事業，令眾生成就色法二身。右</p>

手伸——表接引。左手微屈近心——表示堅固不動。腕近胸——表智慧出生。掌豎——表功德。向外——表慈悲。三指伸——表佛、法、僧三寶。無明指——表無明。大姆指——表智慧。相捻如環——表智慧為無明所壓而成輪迴，此印即以三寶加持六道。烏巴拉花藍色——表大智慧。額上一目為中脈開口處——表大智慧由無漏通所得眼通。面上二目——表為地上輪，照天及阿修羅。兩手目——表為地面輪，照人、畜。足兩目——表為地下輪，照餓鬼、地獄。五色天衣——表五方佛。天衣無縫——表本體。藍色——表法界體性智。黃色——表平等性智。紅色——表妙觀察智。綠色——表成所作智。白色——表大圓鏡智。天衣——表根本智。綢裙五色——表差別智，並表掩蔽一切。

煩惱根。耳璫以下爲六種莊嚴——表六度及五智。瓔珞第一串繞頸——表不動如來由禪定成就而來。第二串及胸——表寶生如來由布施成就而來。第三串及臍——表不空成就如來由精進成就而來。全身花鬘莊嚴——表萬行。鬘——表相續。花——表智慧。細腰——表離貪。豐乳——表福慧二資糧，即利他成就，長養衆生福芽。妙齡少女——表日新其德，永恆清淨之意。雙跣——表不住生死。手印——表不住涅槃。坐於蓮花上月輪——表自受用之慈悲。全身周圍之月輪——表他受用之慈悲。額——表身業清淨，有白色  字，爲化身種子，又稱身金剛。喉——表語業清淨，有紅色  字，爲報身種子，又稱語金剛。心——表意業清淨，有藍色  字，爲法身種子，又稱意金剛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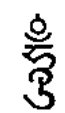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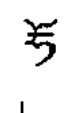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反 省 力 格

- 一、對於度母全身莊嚴所表功德，能如其因地努力否？
- 二、對於世間之寶貴妝飾，與出世之功德莊嚴，能較量輕重，捨彼就此否？

提綱 字格	念 觀 句 格
<p>供空中度母</p>	<p>心中有白色八葉蓮花，花上有月輪，輪上有白色 ॐ 字，放 白色光。光中化現無量妙供，供養十方諸佛。十方諸佛變現無 數白度母。自己心中，化出八空行母，各執八供中之一供。每 空行母，又化身無量。彈指頃，各各執供品，供養虛空中之無 數白度母。誦《供養咒》曰：</p> <p> 唵、阿里牙、打惹、沙巴惹瓦拉、阿港、阿、吽。 唵、阿里牙、打惹、沙巴惹瓦拉、巴當、阿、吽。 唵、阿里牙、打惹、沙巴惹瓦拉、布白、阿、吽。 唵、阿里牙、打惹、沙巴惹瓦拉、親白、阿、吽。 唵、阿里牙、打惹、沙巴惹瓦拉、阿拉格、阿、吽。 唵、阿里牙、打惹、沙巴惹瓦拉、根得、阿、吽。 唵、阿里牙、打惹、沙巴惹瓦拉、魯尾得、阿、吽。 唵、阿里牙、打惹、沙巴惹瓦拉、下打、阿、吽。 </p>

三密力格	
<p>身—保持端正，手結八供手印。從師學習手印。 語—誦〈供養呪〉。 意—緣想空中白度母受供，生歡喜心，並數數回憶原觀壇城之廣大。</p>	<p>結印、誦咒，觀想獻供訖。</p>

反省力格	勝解力格	提綱 字格
<p>一、對於度母之供養，無論實設及意願，能充分表示真誠否？</p> <p>二、對於意願之供品，能相信唯心所顯之理否？</p>	<p>一、信：白度母爲一切諸佛悲心所共現。</p> <p>二、信：咒力加持之供品，由少變多，由染污變清淨。由俗諦起妙用。</p> <p>三、信：由清淨信心，能感動白度母於空中降臨。</p>	<p>供空中度母</p>

提綱 字格	念 觀 句 格	三 密 力 格
合	<p>誦〈四字大明〉「、、、」(雜、吽、榜、火)一 遍，結印。合自身觀想所成之度母，與本來般若法身之度母， 融而為一，無二無別，最為殊勝。</p>	<p>身——保持端正，手結勾召印。 語——誦〈四字大明〉。 意——誦字，想空中度母冉冉而下。 誦字，想一切度母合為一尊，住我頂上。 誦字，想度母落入我心中。 誦字，想我與度母融合無二。</p>